

癡心不悔的紅塵之戀

夢

斐葉色





精美大眾小說

GS021

蔓

癡心不悔的紅塵之戀

斐葉色◎著



希代書版集團

精美出版社◎發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蔓：癡心不悔的紅塵之戀／斐葉色著。
——第1版。——臺北市：精美，
1994〔民83〕
面；公分。——（精美大眾小
說；GS021）
ISBN 957-716-139-1（平裝）

857.7

83007554

蔓——癡心不悔的紅塵之戀

作 者：斐葉色
發行人：朱凱薈
執行主編：周旻君
出版者：精美出版社／出版／發行
社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話：7911197・7918621
電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撥：0017944-1

排版：伊甸專業電腦排版
電話／(02)7634465 傳真／(02)7624575

1994年9月第1版第1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52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蕭雄淋律師、李永然律師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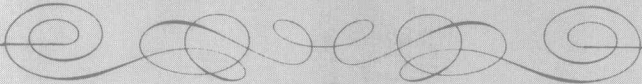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ISBN 957-716-139-1

本書禁止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包含繁體字、簡體字。凡
本著作物任何圖片、文字及其他內容，均不得擅自重製、
仿製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否則一經查獲，必定追究到底，絕不寬貸。

Printed in Taiwan



蔓

紅塵情事，愁銷人魂。

心心之間，錯綜綿密，可有解？
豈是上輩積久，今生償還？
如是，

願生生沉淪永世的輪迴裏，
縱有千迴百轉的苦痛，
亦有飛升天堂時的陶然。

春天流落紅塵的天堂

斐葉色

埔里的天空，經常是清湛的藍色，一如希臘。

走在街道上，往往，不經意的抬頭，便能見到一方愛琴海。

愛琴海中的簇簇雲團，像極了反映在波面上的波希米亞長袍。帶著微微的米白。我常常在想——

雲，

有心嗎？

我的心，從來都不是雲，它只肯守著靈魂軀殼，泊在胸腔裏，不肯去流浪。

我和它，有時會在水銀平鏡中無意交會。

我總不留情的嘲諷它：

「嘿！井底之蛙！該跳出天井，去瞧瞧流離繁華的紅塵吧？！」
它總是輕淺一笑，遽去。

那一日，攥住它的衣袖不肯放，逼迫著它。
它揮捨不去，無可奈何輕嘆道：

「曾經滄海，再難爲水——」



故事寫到紀琛出場的時候，那天，正好下雨。
我，

喜歡下雨天，小雨、大雨、太陽雨或傾盆大雨，都愛，非常非常之愛。
那場雨，稀疏滴落，路面只被灑濕了半分。湊巧也有件非出門不可的事。
於是，離開了紀琛。

路經市集，瞥見賣花老嫗的水桶裏，已有成簇的薑花。

薑花是野花，韌性極強，每年都由乾燥燠悶的七月裏開到第二年的春天，才算盡了
花事。

辦妥了手上的事，才打商店的玻璃門出來，馬路上，雨珠飛湍如簾。

進退維谷！

只得候著。

把自己候成一片神遊太虛的雲。

倏然，

一抹全然的黑，落入眼簾。

黑髮、黑衣、黑長褲、黑靴，外帶一輛猶兀自淌流水痕、閃閃發亮的重型機車。不該看他的。

那倔強橫撇的眉、緊抵僵硬的唇、青澀的輪廓面顏，像極了一個似曾相識的往昔。記憶底層不由得浮晃起一個一模一樣的黑衫少年。

他曾說——

他是風！

是的，是的，是的。

我在傾盆如注的滂沱裏，忽而深深地想起那已隨風而逝的早夭少年。

倘若——

紀棠是愛琴海中溫暖遼闊的沙，朱天蜜便是臨畔的野薑了。

倘若——

紀琛是往昔如風少年的倒影，殷蝶紗便是溫柔的滄海了。

一九九四年八月三日
於埔里桃花樓

松濤笑問底事忙？只道相思無計留。
捧掬一鉢多情淚，幾度閒愁人憔悴。
空庭花徑常寂寞，獨看簾月到三更。
試問有情還無情？覺來是夢不勝悲。

——
相思——
紀棠——

楔子

體育館。

市立體育館內萬頭鑽動，一萬多個位置已座無虛席，連走道、角落也全部是屈膝而蹲或席地而坐的觀眾，一眼望去，只見黑壓壓的人頭。

館外，數以千計擠不進體育館內的羣眾發出抗議的聲浪。

爲了安撫這些人，工作人員不得不臨時在外頭裝設電視牆和傳聲器，以彌補他們未能臨場目睹的遺憾。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了，演唱會的開幕，已經遲了兩個鐘頭，原本蠢動不安的羣眾情緒，已幾近要沸騰了。

終於，舞台上的聚光燈打出了七彩絢麗的顏色，音樂響起，站在舞台上早已汗濕衣

衫的主持人鬆了一口氣。主角就要出場了。

紀棠一出現，所有的不滿、躁動都沉澱了。簡單的致詞後，演唱會正式開始了。

晶瑩的汗水一顆顆的滑落他的額際，令人目不暇給的純熟舞技，還有他那昂揚特別的歌聲，曲曲相連，毫無冷場。他像一顆引爆的炸彈，以他本身無比的驚人魅力，風靡了全場。此起彼落的鎂光燈和閃光燈在看台上交織閃爍，不斷的掌聲響徹雲霄，所有的人拍痛了手掌、漲紅了臉龐，瘋狂的情緒一發不可收拾。

狂熱的情況一直持續到演唱會後，仍有餘波，蜂湧麇集的熱情歌迷狂亂如一觸即發的手榴彈，全部堵塞在體育館的大門口，苦盼一睹紀棠的廬山真面目。

一張張熱切尋覓的面孔，鵠立佇候在出口處，生怕一眨眼便要錯失了機會。人潮的衝撞推擠，沖散了殷蝶紗和殷蝶夢。

蝶紗小小的個子，在人潮衝撞中吃盡了大虧，不知不覺的被逼到一條小巷裏了。喘了口氣，她仔細的打量這條看起來骯髒又潮濕的巷子，窄狹的巷口，剛好是在體育館的後面，巷子裏空無一物，只置了一個四方型的大垃圾桶；仔細聆聽，彷彿還可以聽得到體育館前那些激昂的聲音。

現在蝶紗整個人鬆懈了下來，才有空來打量自己。首先感覺到的疼痛由足踝傳上

來，都是這新鞋子惹的禍！

脫掉了鞋子一看，兩個腳跟已被鞋子磨出了紅腫的水泡來；她拂了拂凌亂的頭髮——唉，昨天剛洗的頭髮也全泡湯了，頭髮上的絲帶早已不翼而飛，衣服也皺成了一團，她簡直頹喪極了。

靠著牆，她索性席地坐下，反正又沒人看見。這個時候，她才想到，她和姊姊蝶夢走散了。

捏揉著足踝，她剛好坐在大垃圾箱的旁邊，小小的身子一坐下，就被箱子給遮住了。她看不見巷子盡頭的小鐵門開了一條縫，縫裏鑽出了一個手腳俐落的人影來。

黑衣、黑靴、黑墨鏡，額際還綁了一條黑色的長巾，肩膀背著一個超級大背包，他迅速的，如豹子般踏著步履，走到垃圾箱旁邊時，不經意的，從墨鏡的餘光中看見了蜷縮在角落的蝶紗。

蝶紗喪氣得幾乎要哭了出來，淚珠在眼眶中打滾。出門時，爲了貪圖方便，她把所有的錢，連公車票全部放在蝶夢那裏，現在身上半毛錢也沒有，怎麼回家？恐懼和懊悔逼進了她的內心，誰來幫她？誰來救她？

他視若無睹的走了過去，身後卻傳來了壓抑的、悲切的啜泣聲。他牢握背帶的手，扯了又放，放了又扯，眉頭也無奈的聚攏，他知道，他不該理，不該睬，不該管的，但

是，沒辦法，他驀然嘆氣，問一問耽誤不了多少時間的；憐憫之心人皆有之，教他這樣揚長而去，置之不理，實在做不到。

他轉回頭，走了回來，屈膝半蹲，打量著滿臉淚痕、神情沮喪的蝶紗，「嗨！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忙的嗎？」

她小小的個子，像一隻小蝦米般，赤裸的雙足，蒼白的小臉滿是鼻涕淚痕，看起來十分狼狽。

蝶紗抬起了帶淚的眸，看見了他渾身的黑和他嘴角那抹斜掛的笑容。「哇」的哭得更大聲了，而且拚命把身子往角落裏縮，弓成了一團。

他意外之至，沒料到她會是這種反應，難不成她把他當成壞人了？

他啼笑皆非，從來也沒想過自己會被當作壞人，「妳覺得我像壞人嗎？」
蝶紗拚命的猛點頭，眼淚如開閘的水壩，一發不能收。

他把墨鏡摘了下來，又問：「這樣呢？」

她瑟縮的、勉強的抬起小小的頭顱，透過淚霧迷漫的眼眸，她看見了一張非常漂亮、瀟灑的臉孔，而且還有一雙亮晶晶、彷彿可以在黑夜中綻放光芒的眼睛。帶著嗚咽和濃濁的鼻音，她不怕了，怯意一下子全飛走了，「現在……不像了……」

「喔?!」他想發笑，又怕再嚇著了她，「妳怎麼一個人躲在這裏呢？」

他不問還好，一問之下，她又涕淚滂沱，成了淚人兒。

「喂，我沒帶手帕毛巾的，只好把袖子借妳。把眼淚擦一擦，要不然妳的眼睛、鼻子待會全部都會粘在一塊了。」他故意逗她開心，誇張了事實。

她信以為真，老實不客氣的拉起他的寬袖口，既擦眼淚又擤鼻涕的，一陣窸窣窸窣的，好不容易，兩隻小手才放開了他的袖子。

他微微的吃了一驚，被她擦拭乾淨的小臉，雖然鼻頭還微紅，眼珠也是水汪汪的，但是她整張臉龐卻洋溢著一股燃燒般的光彩，稚氣的笑容掛在她薄而靈秀的嘴角，兩排長又翹的睫毛正眨呀眨的瞧著他。

她囁嚅的，「我和姊姊走散了。」

他皺了皺眉。

「來吧，我們先到外頭去，這裏的氣味實在很差。」他伸手想牽她，卻見她搖了搖頭。

「我可以自己走。」

他聳聳肩，不作任何表示。

蝶紗摸著牆，嘴裏拚命的吸氣，努力的想站起來。

看著她緩慢的、怪異的姿勢，他望了望她的足踝，「等一下！我看看妳的腳。」說

完，不等她再坐下，他握住了她纖白細瘦的腿。

他訝異的問：「妳怎麼把自己弄成這樣子呢？」

「是我不好，不應該穿新鞋子來，剛才又被好多人擠來擠去，就變成這個樣子了。」她不勝後悔，嘟起了小嘴。

她的自怨自艾使得他的心中掠過一抹憐惜，明知道在舞台上的他絕不可能看清任何一個特別的點，她仍爲他盛裝而來。他竟然對那個叫「紀棠」的男人產生了些微的妒意，也被她稚氣的行徑給感動了，莫名的湧起了一股奔騰的、熾烈的，要保護她、安慰她的慾望。

他將墨鏡戴了回去，二話不說的轉過身去。「我背妳吧！」

蝶紗望著他挺直的背脊，他的背看起來既寬闊又舒坦；她毫不猶豫的支起身子，覆上了他的背，立刻感覺到了由他衣服所傳透出來的溫暖體溫，她不由自主的用雙手圈住了他的頸子，把小臉熨貼在他的肩胛上。

「喂，別掐得那麼緊，我要喘不過氣來了。」他邁開大步，卻也不忘消除她心底的怯意，開起玩笑來。

走出了巷子，迎面跑來一個神色倉皇、一臉著急的男人。他一看見才由暗處裏出來的他們，先是怔了怔，才責備的說：「你怎麼到現在才出來？害我緊張得像熱鍋上的螞